

# 永不消逝的歌声

## ——周口西华籍革命烈士胡友琴的故事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

(上接5版)

### 歌声响起 百姓欢喜

1941年8月,胡友琴和侯翠华一起到泗五灵凤县开展妇女工作。这里是我党新开辟的新区,没有群众基础。胡友琴和侯翠华都不满20岁,又是外来干部,缺乏群众工作经验。

她们刚进村时,村民远远地观望着。胡友琴和侯翠华想去接近他们时,他们一个个又都跑开并关上大门,只有一群胆大的小孩,跟在胡友琴她们身后看热闹。

这怎么开展工作呢?胡友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即教孩子们唱歌,用歌声唤起群众。刚开始,孩子们不肯开口,他们就吹口琴,接下来又唱歌。听着听着,孩子们就跟着唱起来了,站在远处的村民也渐渐围过来。

看到靠近的老百姓,胡友琴非常积极主动,大爷爷、大娘短地叫得甚是热情。村里的人也愿意与她们接触了。

从此,唱歌就成为胡友琴打开工作局面的“武器”。她大方的举止、动听的歌声,成为人们对新四军的“第一印象”。

胡友琴与同行的女战士,每到一个村庄就先给村里的人唱歌,不然老百姓拦住不让走。特别是胡友琴的歌声优美动听,大家都喜欢听,凡是她到过的村庄,都留下了美妙的歌声。看到胡友琴很受欢迎,战友们亲切地称她“小钢琴”。

她原名胡友勤,为方便工作,她干脆改名胡友琴。

唱歌这办法果然奏效,没过多久,许多村庄的妇救会就组织起来了,一些年轻妇女要求参加工作,有的女孩子想像胡友琴那样成为新四军战士。

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青春的身影、优美的歌声,给困难重重的抗日岁月带来一丝光亮和欢愉。

### 带头做鞋 纺纱巧娘

1941年冬,胡友琴任樊集乡妇救会主任。在接受给新四军四师赶做军鞋的任务时,胡友琴向组织保证:3天内赶做100双军鞋。她发动群众,日夜不停地赶做军鞋,还将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用于买做军鞋的材料。为提高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,她边做边唱:“一针一线密密稠,战士穿上打敌人……”3天后,胡友琴带着几位妇救会干部,挑着100双军鞋第一个送到县妇救会,受到领导表扬。

1943年,豫皖苏边区政府号召军民开展纺纱织布运动。胡友琴领导的地区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,纺出的纱、织出的布是最多的,质量也是最好的。胡友琴既会纺纱又会织布,一天能纺4两线,村里人都叫她“巧娘”。她热情耐心地教别人纺纱,每天至少教会20多人,这些人有的还被评为纺纱能手呢。织布难度大些,胡友琴仍然教会了不少人。每天,胡友琴身边都围着许多妇女,纺纱织布,说说笑笑。乡亲们把胡友琴当作贴心人,有的大娘就认她作干女儿。

为了壮大抗日力量,在每次扩军工作中,胡友琴都要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。她经常工作到深夜,顾不上吃饭,《丈夫去当兵》这首歌曲她给老百姓唱了上千次。胡友琴忘我的工作精神,深深打动了老乡。他们有的当场替儿子报名,有的把丈夫送进会场……

1942年的冬天,日寇集中7000多人,兵分多路到淮北地区扫荡。部队、机关分头转移,跳出敌人包围圈。党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,组织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。胡友琴始终坚持在五北区陆围子一带和群众一起与敌人周旋。当看到有个别人不愿坚持就地斗争时,她说:“走了,留下老乡怎么办?我们要同

老乡在一起。”“翠华,不管敌情怎样变化,我们都要坚持下去,必要时就在老乡家埋伏起来。”

在最危险的时候,胡友琴与侯翠华互相鼓励、互相支持。就这样,她们坚持了33天,直到取得最后胜利。

### 痛失爱子 战友离别

1942年,胡友琴与战友、泗五灵凤县政府秘书长郑淮舟结为革命伴侣。因战事紧张,他们聚少离多,大女儿郑效民出生不久,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。1945年春,受组织安排,胡友琴参加整风学习,她又把才几个月大的儿子五一寄养在老乡家。

一天,胡友琴突然接到“孩子病重”的口信,要她速回。胡友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最后果断地说:“还是工作重要,我应该相信老乡。”她没有去看孩子。几天后,孩子的病更重了,老乡只好带着孩子来找胡友琴。当地医疗条件很差,胡友琴搂着襁褓中的孩子,眼睁睁地看着他停止了呼吸。她紧紧抱着孩子不愿放下,只希望再多给孩子一点母爱,恨不得把自己的温暖全部传给渐渐冰凉的孩子。儿子早逝给胡友琴带来很大的打击。尽管这样,她忍受着痛苦,仍坚持参加整风学习。

1945年8月,日寇投降。淮北军民对敌伪展开猛烈攻击,先后解放许多城镇。根据地连成一片,解放的新区需要大量干部开展工作。胡友琴和侯翠华就要分赴不同地方工作,心情都很激动。分别时,这对好姐妹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一起工作,一起回老家西华看看。二人很想合影留念,但队伍紧急出发,只好互赠一张单人小照。岂料,这次竟成了姐妹俩的永别。

### 次子惨死 慷慨就义

1946年秋,国民党撕毁“双十协定”,大举进攻解放区,我淮北怀蒙解放区三面受敌。宿怀县党政军组织转移撤离,时任乡妇联主任的胡友琴及部分同志留下隐蔽,坚持做党的地下工作。在组织安排下,胡友琴带着不到一岁的次子毛毛去考城隐蔽工作。当胡友琴从杨家河渡口乘船刚到河中心,敌乡长得知消息,带人开枪劫船,将她抓捕。

郑淮舟的家人得知胡友琴母子被捕的消息后,立即借债并多方活动组织营救。最终,胡友琴被释放,回到考城的婆家。

为隐蔽工作,胡友琴在一所小学当老师。不料,小学校长是个特务,还有叛徒出卖,胡友琴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。国民党特务随即到考城抓捕胡友琴。

胡友琴被敌人严刑拷打审讯了3天。她昏过去,敌人就用水将她泼醒再打,打得她遍体鳞伤。即使这样,她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点秘密。敌人又阴险地把毛毛抱到胡友琴身边,恫吓她:“如果不说,就弄死孩子!”胡友琴指着敌人大骂:“你们是一群吃人的狼狗,有种的对我来,不要伤害孩子!”

敌人软硬兼施都失败了,把毛毛摧残致死,又向胡友琴下了毒手,把她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带到怀远县荆山脚下活埋。面对敌人挖好的土坑,胡友琴坚贞不屈、大义凛然,和战友高呼着“共产党万岁”,慷慨赴死,英勇就义。

### 友琴歌声 回响不绝

胡友琴被捕后,她的爱人郑淮舟听到消息,曾赋诗遥寄怀念之情。

伊本刚强女,囚笼志不移;

关山千里隔,梦尽亦依稀。

此时,郑淮舟尚不知道胡友琴已经牺牲。

后来,郑淮舟得知妻子胡友琴壮烈牺牲的噩耗,悲痛万分。胡友琴动听的歌声、青春的身影、坚定的

信仰,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郑淮舟挥笔赋诗,对爱妻的思念与敬仰从笔端流淌。

诗一:

血风腥雨年复年,生死荣辱亦坦然;

淮滨处处掩忠骨,缕缕哀思托杜鹃。

诗二:

不避艰辛不避危,铮铮铁骨铸崔巍;

卿卿寂然归何处,仰看凌霄胜楚辞。
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在举国同庆的大喜日子里,亿万人民载歌载舞。胡友琴曾以优美的歌声,迎接胜利的到来,然而,她却未能听到胜利的歌声。

爱人没有忘记她。郑淮舟曾在报纸上刊发寻亲启事,并派人到西华县寻找胡友琴的家人,然而,几经努力未能如愿。

战友没有忘记她。1950年,得知胡友琴英勇就义的消息后,侯翠华万分悲痛。她拿出珍藏多年的胡友琴单身照片,在上海放大加洗多张,亲手交给胡友琴的女儿郑效民。这也是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存世唯一的照片。

小小的照片里,胡友琴一头卷发,战争的硝烟根本遮挡不住她青春的容颜。

1985年,侯翠华亲笔写出8000多字的回忆录,充满真情地讲述了胡友琴烈士的点点滴滴,为后人留下真实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字里行间,青春活泼的胡友琴来到读者眼前,她优美的歌声回荡在读者耳边。

老家没有忘记她。当年,胡友琴参加革命,与家人不辞而别。家人认为她还会回来,一定会回来,等了一年又一年,胡友琴一直没有回过家。胡友琴的侄子胡继升回忆说,全国解放后,胡友琴的父母、姐弟一直多方打听她的消息。胡家曾得到这样的口信,“胡友琴被敌人活埋了,是个烈士,留有一个女儿”。胡家人不愿相信这些是真的。胡友琴的父母直到临终,也没有等来女儿准确的信息。

1979年,侯翠华回乡探亲,带回胡友琴早已牺牲的准确消息。胡家人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。此时,胡友琴牺牲30多年了,她的父母、弟弟已不在人世。

女儿更没有忘记她。1950年,郑效民从养母家来到父亲身边。这时,6岁的她隐约知道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从小就不在母亲身边的郑效民,经常翻看母亲的照片,尝试弥补幼年的缺失。

已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郑淮舟,给了郑效民许多父爱,还给了她特别的“母爱”——经常给她讲革命斗争的故事,讲她母亲的故事。

郑淮舟工作间隙,女儿依偎在他身旁。郑淮舟在纸上写出“胡友琴”3个字,让女儿认识。郑淮舟握着女儿的手,在女儿的衣服上,一笔一画地写上“胡友琴”3个字,让女儿跟着读。

今年80岁的郑效民说:“父亲教我认识‘胡友琴’3个字,饱含父亲的思念,承载着如山一样的父爱,更蕴藏着经过父亲传递的母爱。父爱、母爱,是我最大的财富!”

1979年,郑效民来到安徽怀远,在母亲牺牲的地方取一■土,放进胡友琴骨灰盒里,安放到西华县烈士陵园。胡友琴终于回家了。

1988年,曾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,安徽省委副秘书长、省政府秘书长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的郑淮舟光荣离休。

2004年10月,郑淮舟与女儿郑效民来到怀远,在荆山麓的革命烈士陵园,为胡友琴立下纪念碑。纪念碑面向滔滔淮河,采用汉白玉石质,雕刻成一朵白玉兰形状。

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,信仰坚定,在战火硝烟中,依然如白玉兰般洁白无瑕,美丽绽放!③5